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新 流 月 報

第 四 期

(影 印 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流月報第四期目次

我應當歸去（詩）.....	蔣光慈
莫斯科印象記（散文）高爾基作.....	沈端先
火種（小說）.....	泣 零
音樂會的晚上（小說）.....	徐任夫
論劇（批評）.....	祝秀俠
橋（小說）日本黑島傳治作.....	沈端先
入廠後（小說）.....	楊邨人
笠的故事（小說）.....	許美墳
茅盾與現實.....	錢杏邨
編後.....	編 者

我應當歸去

蔣 光 慈

來的時候是炎熱的夏天，
轉瞬間不覺已是初冬了。
在此邦匆匆地住了三月，
我飽嘗了島國的情調……

島國的景物隨着季候而變更了。
說起來東京的風光實在比上海好。
但是我，我不知爲什麼，
一顆心兒總是繫在那祖國的天郊。

那裏，也許沒有誰向我展着微笑，
那裏，也許給我的只有煩惱，
反不如在這生疎的異國裏，
我可以有着相當的自由與逍遙。

但是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我的命運已經把我的行踪註定了。
我應當歸去，我應當歸去，
雖然我的祖國是那般地不好……

曾經起過這般的心意：
我為什麼不常在異國裏流浪呢？……
但是現在我感覺得我是怎樣地
不能，不能和祖國相隔離！

縱讓那裏虎狼相奔馳，
縱讓那裏黑暗得如同地獄，

我總是深深地相信着，
光明的神終有降臨的一日。

自然，我不是 Nationalist，
我所信仰的是國際的統一：
日本的工人，中國的工人……
他們對於我統統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血液究竟是中國的血液，
我的言語也究竟是中國的言語，
如果我這個說着中國語的詩人，
不爲着中國，而爲着誰個去歌吟呢？

我深深地深深地知道，
我所服務的或者對我訕笑，
我所仇恨的，那不用說，
更加要以仇恨向我相報。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并不因此而煩惱。

如果敵人能夠仇恨我，

這已經證明我爲着友人所需要。

詛咒那兇狠的劊子手，

我的祖國不是他們的窩巢，

祝福那反抗的貧苦者，

我和他們永遠地在一道……

祖國呵，被壓迫的祖國呵，

也許你不了解我的効勞，

但是總有一日，總有一日，

你會很親愛地將我想到。

只要有益於我所謂“偉大的”

凡我所有的我都獻給你

我的心靈，我的歌吟，

以及我的女神的美麗。

歸去，歸去，我應當歸去，
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裏，
在羣衆痛苦和反抗的聲中，
我將找到所謂偉大的東西。

我不需要光榮的名譽，
我也不需要友人的敬禮；
只要我盡一點能力，
那已經足以使我滿意……

什麼個人的毀譽？！讓牠去！
重要的不是在這裏！
但願在我祖國的自由史上，
我也曾濺了心血的痕跡。

一九二九，十一，於東京。

莫斯科印象記

高爾基作

沈端先譯

從禮拜日下午三點鐘起，一直到夜深為止，我走遍了莫斯科市內的街道。

和我一樣地，莫斯科的人們，也是非常的注意着我，所以我儘可能的不使大家知道，混在人叢裏面，觀察了六年之間的變遷。

× × × ×

惡意地出現的黑雲，簌簌地降下了一陣細雨，市內好像秋天一般的潮濕，一切事物都是含着水分。但是院子和花園裏面的青草，却是很有生氣地活着，祇有這一點，似乎還很適合于

五月的天氣，這種很不一致的光景，引起了我不能鎮靜的心理。

亞歷山大洛夫斯基停車場附近的空地上面，一百多人的羣衆，——大部分，好像都是建築工人——，在那裏傾聽從無線電話擴音機發送出來的奇異的音響。在那裏用着“農民口音”——而且是半三不四的——在放送民間軼事。羣衆對於這種軼事，似乎不很感到興味。在我看來，這種放送明明是失敗的了。

人們的臉上，不是很顯著地露出一種倦怠的樣子嗎？裝着笑容的，祇有其中的青年——而且，也不是青年人的全部。

“這真奇妙！實在有點古怪！”

一個腳上穿着草鞋，肩上背着口袋，身上穿着“薄奇夫加”衣服的工人，這樣的說。

“同志！這是和電話一樣的！就是……”

一位年輕的男子，立刻對他解釋，但是，他好像還是不能了解一樣，“奇妙！古怪”地反覆了幾次，嘆了口氣。

羣衆心裏，似乎在那裏期待，從這個“奇怪”“古怪”的擴音機裏，總得放送出些什麼有趣味的東西！

回想起來，這已經是一九〇五年的事情。現在擺着的擴音

棧的那處有電燈的地方，當時還是放着市場商人用的貨櫃。在貨櫃上面，一個穿着鼯鼠皮外套，戴着眼鏡的禿頭男子，右手揮着帽子，揮扁了喉嚨，正在那里向着鐵路工人演說：

“諸位！不要上當；他們是在想法出賣你們！”

他搖曳不定地立在當做演壇的貨櫃上面，用一種神經質的周章的態度，在那裏呼喊革命黨人已經受了日本的運動。于是，羣衆裏面走出一個肥胖的工人——好像是加油工人一般的男子，慢慢的走近演壇旁邊突然的抓住了禿頭的兩腳，將他摔在演壇後面。他嘴裏喊着：

“混賬東西，給你知道利害！”

但是，現在圍繞在擴音機周圍的人們裏面，已經再也找不出那種“混賬東西”一般的人物了。

這樣，我走進了車站附近的茶店。這家茶店很不清潔，牆上雖則貼了“請勿吐痰”，“請勿罵人”的字條，但是一代那裏喝茶的人們，仍舊毫不注意地吐痰噴涕，毫不經意高聲怒罵。

一個莫甲斯基郡出身的土工，在那裏誦讀真理報上關於「萊維基頭目」的陰謀事件的一節給他坐在傍邊的朋友聽。

“總而言之，這個所謂萊維基是什麼東西？”

他的朋友這樣問着，于是土工一面說着“我也不懂”，一方照例的罵了許多“畜生”和“混賬忘八”一類的東西。

于是，座客中間似乎懂事一般的人們，對着這兩位政治大家說明了萊維基是波蘭人，以及他受着英國的收買，在那裏計畫烏克蘭那獨立。于是，聽他說了的土工，立刻憤慨起來。

“哼，這個忘八！想要偷盜我們的烏克蘭那——英吉利！是他的後台老板？這個畜生！”

於是，他們的談話轉變到“天候不好”，和今年的“收穫預想”，他們便斷定了今年大概又是荒年。

“所以，他們看穿着這一點呢，他們曉得我們沒有麵包是不能打仗的。”

不知那一個說，于是角子上立刻發出一個獗猛的聲音，喊道：

“少說幾句不吉利的話吧，什麼飢荒！也有人說今年是豐年呢！”

于是，又有一個人說：

“但是馬鈴薯都爛了，那可是事實呢！”

工人——而且是土工，現在也是這樣熱心地注意萊維基陰謀事件和英國對俄政策，我覺得真是值得歡喜的事情。因此，使我想起了一年之前一封從鄉下送來給我的書信。裏面寫着：

“此地大家都在談論戰事，但是我不信我們會和外國開始戰爭。我們蘇維埃俄國雖則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我們決不幹無益的戰爭。況且，勞農大衆，是決不肯輕輕的開始打仗……”

土工喝完了茶，立刻就走了出去，我領着他的背影，心裏默默地感謝，我因為他而知道了蘇維埃市民的變遷。

在充滿了香煙煙氣的茶店裏面，那種人們的談話，使我覺得好像是些什麼紡織工場的聲音。這是何等和平而實務的韻律！坐在窗邊的一個，用他鉄一般的拳頭，按住了自己頭髮的筋肉勞働者，一心不亂地在那裏誦讀一本小書。他的右手在桌子上面摸索茶杯，好像連看一看茶杯的工夫，都不肯離開他的書本。祇是，常常緊張着他的他的頰肉，時常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一個熟練了的，似乎很客氣的年輕侍者，將茶杯搬到了客人前面。對於不論那個，侍者都用着“您老”的敬語。

在現今的茶店裏面，已經全然找不出從前侍者一般的慢客態度，——不，簡直可以說是無理的態度。——對於這一點，我格外地覺得歡喜起來。

× × × ×

此後，我走進了左哀爾斯加耶街的酒店。這裏，室內非常清爽，客人也是很少。雖則也有微醺的客人，但是絕沒有人事不知的醉漢。我走進之後不久，來了一個長着很少而且很亂的鬍鬚的男子。不知什麼原故，店裏的侍者不將啤酒給他。他在店裏走了幾轉，並不發惱地走了出去。大概，他是一個常常被拒絕了的先生吧！

食器廚下面的桌子上面，坐着一個眼睛毫無活氣而似乎在那里沉思默考的男人。這個男子，立刻使我想起，假使是在從前那麼他一定會合着大道藝人的風琴，去歌唱：“對於現世已經設有希望，對於苦日的榮華已經沒有牽掛，我要的，祇是自由和和平……”了吧！

酒店裏面，對坐着兩個工人。兩個都好像是金屬工人。其中一個對他同伴喊道：“沒有茶？混賬東西！當然，市上是沒有茶了，這是事實，可是，倉庫裏還有很多。總之，不是沒有茶，而

是不會得做買賣！”在他們談話裏面，當然免不了許多“忘八”，“畜生”的惡罵！

一個似乎已經喝醉了酒的男子，帶笑地走近了我和我的領路人的旁邊。我們將酒杯給他，但是他却不來接受。從他講話裏面，我們知道了他是五十歲的石工，有兩個妻子，一個住在鄉下，一個住在莫斯科。據我看來，他好像是個意志薄弱的好好先生。

教堂的晚鐘，在那裏引誘人們的晚禱，但是牠的聲音，已經完全地被有力的電車聲音壓倒。

我問石工：“你還去做禮拜？”于是他說：“已經八年不進教堂！”。當他說起教堂建立的當時他曾經參加過牠的建築，突然好像想起了一般地說：

“究竟，你是否想要勸我去做禮拜？”我回答說：“並沒這種意思”。從有兩個妻子的人物，我不想再問他別的事情。

酒店使我感到倦怠感到寂寞。人們，都是機械地喝着。帶便的說，這裏的啤酒非常的沒味。酒店的常客，和別處一樣，差不多都是上了相當年紀的人物，他們，都是和正在復興的都會沒有關係的人們。

窗外，電車汽車穿梭一般的走着。路人好像是不斷的連鎖。——這些，都好像電影一樣。

x x x x

我也到教堂裏去參觀，但是那裏却是非常的單調。僧侶們替死人祝福的經聲，祈禱的聲調，都好像古代猶太的琴聲一樣。四個男人，和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小姑娘的讚美歌合唱，調子雖則整齊，但是非常的覺得寂寞。

歌唱“哈萊爾耶”和“歡喜吧！聖華西理！”的聲音，好像立刻消滅的冬天早上的煙霧一樣，很可憐地消滅下去。

八十名光景的老少男女，胸上畫着十字，正在那裏祈禱。駝背的年輕男子嘴裏不知在說些什麼，和從前賣橘子的小販一般的男子，似乎很恭敬地跪在地上禱告。合唱隊的小姑娘們，似乎很乏味地用她的手指在聖壁板上的小孔上面挖了一下，於是後面的老婦人立刻說些什麼罪故的話頭去罵她。小姑娘輕輕的肩膀聳了一下，仍舊專心地在那裏挖弄壁洞。

左邊的一室，放着一口棺木，在棺木旁邊的人們，大約是受了卜者的命令，兩手組在胸前，木像一般的毫不顫動。

x x x x

民警照拂醉漢的情景，我在莫斯科市內看到了幾次。他們非常客氣地攙扶着人事不知的醉漢，一邊說。

“怎樣？不要緊？一個人能走？”

“你看，清醒得很呢，什麼能走不能走，不成問題。”

嘴裏狠像樣地說着，但是走了不到十步，立刻又蹣跚地跌了倒來。

“你看！你還不是不能走嗎？”

“稍稍休息一下，我還是能夠走的！喂，民警的老總！”

“這裏是街路當中，要被路人笑的，快到那邊廊下去休息吧！”

十年之前的俄國，一切都被嚴厲的規則束縛，巡捕警察之類，從來不幹現在一般的照拂醉漢的事情。當時，他們的手段完全和現在不同，遇見醉漢，立刻將他拘禁起來。

在這種非常輻輳的莫斯科街上，我對於這種非常忠實地遂行自己任務的民警，覺得非表示敬意不可。

× × × ×

在冷落區域，還剩着一處從帝政時代殘留下來的馬戲場。門口掃除得非常清爽。走到這裏，一見之下，我立刻覺得六年